

马孔多神话与 魔幻现实主义

许志强◎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775.065
M144.2

马孔多神话与 魔幻现实主义

许志强◎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孔多神话与魔幻现实主义/许志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04-7623-8

I. 马… II. 许…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哥伦比亚 IV. I77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2755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陈定家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6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前身是 1897 年创办的求是书院。百年浙大，一路风雨又一路辉煌。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尤其是在竺可桢主政期间，于极其艰难的西迁办学中更是把这种“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使浙大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当时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往近说，则源于 1920 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 1928 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就此而言，中文系悠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它前后历经西迁时期、龙泉分校时期，后又融合之江大学国文系、浙江大学国文系两大主脉。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系被划归由浙大“母体”孵化出来的新的分支——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嗣后 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称杭州大学；从这时开始，浙大中文系便进入了“杭大中文系”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杭大中文系”的系名，一叫便是整整四十年，并已在社会和学界赢得良好的声誉。直到 1998 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在经历了一番分分合合之后又返回到了它的母体怀抱。

◆ ◆
现在的浙大中文系是以原杭大中文系为主体的，自然，它也整合了其他相关的师资力量。

浙大中文系建系以来，人才辈出，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祝文白、缪钺、刘大白、郁达夫、丰子恺、许钦文、夏承焘、姜亮夫、钱南扬、胡士莹、徐声越、陆维钊、任铭善、王季思、郑奠、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蒋礼鸿、徐朔方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杏坛名师、学术名流都曾于此任教。他们实践的“传承创造”的学术精神和追求的“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为中文系的发展，包括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的创建，也包括有特色、有发展后劲的梯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年沧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薪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回顾往昔，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竺可桢老校长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所讲的这句话的深刻含意，也愈发怀念为中文系发展作出贡献的诸多前辈和老师，并由然萌生了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中文系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几代人共同不懈的努力，浙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在国内很具声誉和影响的系科。特别是 1995 年被批准为国家基础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以来，更是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同类专业的高校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中文系也由原先单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由汉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三个本科专业和一个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元、结构合理的“大中文”专业。目前，中文系已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七个二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四个学科为浙江省省级重点学科。汉语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有在编教师 50 人，其中教授 26 人（博士生导师 25 人），副教授 14 人。他们不仅在各个学科发挥重要的带头和骨干作用，而且在国内学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这批以四五十岁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

术核心的努力和引领下，由夏承焘、姜亮夫等前辈学者所开创的，吴熊和、王元骧等名师宿儒所光大的中文系学脉，方能做到承传有自、薪火绵延。

这次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钱江新潮文丛》，所收的是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在职教师的系列学术论著。他们中有三十多岁的学术新锐，也有五六十岁的年长或较长一代学者。涉及的范围，包括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影视文学等不同学科。在这里，学科与学科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是有差异的，思维理念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努力追求和体现中文系传统的“求是博雅”学风。章学诚评价古代两浙学风时曾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浙大中文系以“求是博雅”为系训，正是因为非求是则无以成专家，非博雅则无以成通儒。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实；所谓“博雅”，就是求善、求美。这反映了我们力图贯通浙东西、融合古与今的学术视野与意识，以及从传统的学脉中创造新的浙江学派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学术观的一个投影和富有理性的特殊呈现。尽管面对浙大中文系的百年历史和悠久传统，本丛书中的这些成果尚远不能说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这方面，我们深知与前辈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中文系数十位教师用心血和智慧浇灌出来的这些学术之果，毕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求是博雅”作了新的诠释，这是很可欣喜的。它不妨可看作是对中文系近十年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验，一次富有意味的“集体亮相”。

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浮躁和浮夸之风盛行，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不端行为也屡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文系老师“守正创新”，既一方面继承百年来的优良学术传统，不盲从、不浮躁，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求实学风，孜孜不倦地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坚守着学术正道；另一方面又不囿陈说，锐意创新，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发现，为学术研究作出属于自己的创造性贡献，这就十分难能可贵。而这一点，在这套丛书中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不尚空谈，不发虚辞，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想，这就是浙大

中文系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它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德点”。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弘扬浙大中文系这一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为提升和扩大其学术水平及影响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文系 84 届校友、浙江通策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明先生的鼎力相助。2007 年 5 月，在浙江大学 110 周年校庆期间，他慷慨捐资百万元支持中文学科建设。他的善举和情意令人感佩，也催发了我们策划并编纂此书的积极性。缘于此，我不仅对本丛书所反映的教师学术才华和追求感到欣慰，同时更对百年浙大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抱持一份坚定的信心。

钱潮天下奇观，故孙中山先生有“猛进如潮”之赞，学术创新，贵如潮水之猛进荡决；钱潮及期而信，故吴越王钱镠有“日夜波涛不暂息”之感，学脉传承，当如潮水之永不止息。“求是博雅”，就意味着学者既要有弄潮儿那般“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的锐气，也要有“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的心境。本丛书以“钱江新潮”为名，其微意实在于此。

吴秀明

2009 年 4 月 15 日于浙江大学



导论	(1)
第一章 现代主义影响的若干问题分析	(27)
第一节 “孤儿”与自我身份的隐匿	(27)
第二节 “波哥大小说”的变形:卡夫卡与净界	(39)
第三节 个人幻想的乌托邦变形	(57)
第二章 马孔多前期叙述两个类型的分析	(75)
第一节 现代主义叙述中的宅院神话	(75)
第二节 《枯枝败叶》的题解及道德主题的阐释	(97)
第三节 《枯枝败叶》死者形象新解	(112)
第四节 作为承诺文学的“小镇喜剧”及其演变	(132)
第三章 《百年孤独》的历史、政治和道德意识形态	(165)
第一节 现代历史与意识形态批评	(165)
第二节 关于“政治现实”的两个插曲	(186)
第三节 “古怪家族”的形象及其精神分析	(210)
第四节 性描写的跨文化倾向及其道德和诗学的特征	(234)
第四章 马孔多的魔幻现实主义	(256)

第一节	回归神话主义的一个综述·····	(256)
第二节	魔幻现实主义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变法·····	(272)
第三节	关于暴力、死亡、孤独和“非存在”的命题·····	(287)
第四节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	(302)
结语·····		(316)
附录·····		(321)
参考文献·····		(334)
后记·····		(348)

导 论

—

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与“爆炸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代表它们的一个偶像式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两个概念最终能够闻名遐迩也是由于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创作。作为拉美当代文学的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它融合了“马孔多系列小说”的探索 and 发现，不但意义突出，而且意义多元。

“爆炸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不是等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新小说”作家为主体的文学传播现象，后者是一个群体性的美学创作定义。《哥伦比亚美洲小说史》在谈到“爆炸文学”时将路易斯·博尔赫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创作为“爆炸文学”框定了范围；而在谈到“魔幻现实主义”时，又将阿莱霍·卡彭铁尔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视为这个流派的代表。^①无论是“爆炸文学”还是“魔幻现实主义”，都意味着这一代或两代作家的努力获得了广泛的承认，他们的作品为全世界的读者所接受。拉美小说家在 20 世纪后半期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对于亚洲和非洲的创作也有很大的推动。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

^① Emory Elliott: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21、616 页。

的小说创作也受到这个冲击波的影响，孟繁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一文对莫言、韩少功和扎西达娃等人的创作特点做了评论，指出“中国作家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显明借鉴”，尤其是《百年孤独》中译本的发表所带来的影响。^①

20 世纪是一个比较文学的世纪。在最为宽泛的文化意义上讲，凡是构成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一切社会形制都处在先进和落后的横向比较之中。由于传播的扩大和交流的频繁，也由于区域性的政治钳制和经济落后造成的反差等原因，文化形态本身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裂变，例如，在文学中产生了类似于“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这样的概念。在 19 世纪乃至更远的中世纪，至少“移民文学”没有在文学写作上构成过专有的定义。这两个新型的文学群体的形成固然是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支配，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比过去更广泛的范围内，文学自身也存在着企图消弭地区之间差异的要求，而且似乎也具备了这种可能性。J. M. 库切在评论 V. S. 奈保尔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位印度裔移民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比英国作家更像英国作家，因为今日的英国作家已经丧失了他们那种权威的气度。^②就 20 世纪后半期第三世界文学的状况而言，V. S. 奈保尔的情况不应该看作是一个例外。

拉美的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尽管他们不属于前面所说的那两个特殊的群体，其生活的范围大抵是落在本乡本土，但是，从隐喻的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文化“流亡”活动中的“移民”。因为，从地缘和社会横向比较的角度看，但凡是对西方文艺化入的程度越深的，横向比较的落差就越大，其自我定义的必要性也就越强。我们在考察拉美现代派作家的状况时可以看到，这种创作体现了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比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他们的身上还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毫无疑问，这对于他们的创作产

① 吴亮、章平、宗仁发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孟繁华序文第 2、6 页。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英] 斯坦利·霍夫曼主编：《大师笔下的大师》，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 页。

生了特殊的影响和效力。所谓的比较文学的典型已不单单是属于一种超脱的学术研究活动，无论其出发点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它都意味着创作者精神上的自我冒险，以及加入这种冒险活动带来的新型表达与想象的可能性。V. S. 奈保尔对写作题材的寻觅，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孔多小说”的反复建构，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如何写作的问题，实质是意味着跨国的文化转换过程中遭遇的问题。20 世纪的亚非拉文学已经以活跃的姿态进入到欧美中心传统格局，与其说这是在证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老生常谈的论调，还不如说是一种跨国的多元文化的转换造就了一批新型的作家和群体，他们的活动缩小了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文学传奇。

格非在为《回归本源》中文版撰写的“前言”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所谓的‘爆炸文学’为什么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发生？它的历史机缘和内在动机是什么？”^①

研究当代拉丁美洲文学，尤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爆炸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这些问题往往就是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出发点。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新世纪前夕的拉丁美洲小说》可以看作是解答此类问题的一篇颇有价值的论文。事实上，他的概括已经足够的明晰，但是涉及的因素如此之多，主题如此浓缩，以至于文章已经不像是一篇论文而更像是为大部头论著所提供的纲要。但这也说明，要解答这些问题单是从纯文学的角度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文章从历史的比较与回顾的角度阐述拉美小说的发展，指出拉美小说通往“爆炸”的过程是一个如何摆脱乡土化的过程。暂且剔除它对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因素的论述，文学本身的发展被描述为如下的一个过程：“1930 年至 1950 年，我们的小说形式出现了某种停滞状态。其主要特征在于叙述的普遍乡土化。”相比之下，“在 1950 至 1970 年产生的小说中，有一种很明显的特征：努力放弃地区主义描写，肯定新技巧、探索新技巧”。“其结果是小说从农村题材转向城市题材。”“这一时

^① [哥] 达索·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外国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前言”第 6 页。

期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我敢肯定大家都知道。它们也即所谓的‘爆炸文学’和许多‘爆炸文学’之外的作品。”“这一时期开创了拉丁美洲文化及其文学艺术的新气象：拉丁美洲艺术的国际影响。”“如今，已有法国小说家开始模仿拉丁美洲小说。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对欧洲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拉丁美洲小说家的自身发展：获得更广泛、更普遍、更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总而言之，他们从地方走向了世界。”^①

通过这个描述我们也可看到，拉美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既密切依赖又饶有趣味。两个时期粗略的划分构成了对比，前者属于保守封闭的停滞状态，文学的叙述具有一种“特殊的家庭气氛”，后者即是所谓的“国际化”时期，“拉丁美洲作家、艺术家大踏步地走向了世界文化中心”，而且能够反哺欧洲文学，这自然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20世纪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分，最终形成了这个大陆文学发展的分水岭。但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乡土化”时期的叙述，同样也是欧洲文学影响下的产物，只不过是与欧洲文学本身的发展相比，它接受影响的步子显得有些迟缓而已。

戴布拉·卡斯蒂罗在为《哥伦比亚美洲小说史》撰写《拉丁美洲小说》专章时分析了这个现象。在他看来，独立后的拉美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大体处在一种 anachronism 这个词所描述的状况当中。这个词是指“过时的事物”，也含有“弄错年代”和“时代错误”的意思。他引用罗贝托·贡萨雷斯·埃切维里亚评论《堂娜芭芭拉》的观点，以该词作为大陆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来加以描述：就在现代主义改变欧美小说叙事形态的同时，地域主义小说却在拉丁美洲颂扬和倡导现实主义的叙事；而在一个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时期，这些小说又不知疲倦地做着乡土化的工作。《堂娜芭芭拉》原本是试图揭示文明与野蛮冲突的一个寓言故事，冲突的结果却并非是出在两个主要人物之间，而是落在了人的力量与自然之间的冲突

^① [古] 阿莱霍·卡彭铁尔：《小说是一种需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2页。

上面。^① 也就是说，拉美文学从欧美文学的发展中不断地汲取主题学、形式和结构的法则，但是观念上显得慢一拍，似乎难免要给人以“过时的”、“弄错年代”的印象。

那么，“1950 至 1970 年产生的小说”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呢？这是一个颇为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归根结底，所谓的 anachronism 是缘于影响和被影响的双方在社会属性和发展节奏上的差异，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前提几乎是很难逆转的。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讲，只要是继续采用“他人的模式”来图解自己的现实，作为被喂养、被影响、被框定的一方就注定是处在 anachronism 的状况之中，从而更深地陷入文化上的“孤独”。拉丁美洲的“先锋派”和“新小说”作家走的是一条文学国际化的道路，与其说他们已经摆脱了“孤独”的状况，还不如说是对这种状况的认识变得更加敏锐了。新一代作家的文化意识和政治介入空前活跃，与这种认识的产生和变化不无关系。阿莱霍·卡彭铁尔认为，他们之所以用了 30 年左右时间才有了当代拉美小说的“爆炸”，是因为文学找到了“表现内容的最佳工具”，而这个最佳工具就是“巴洛克主义”。他说：“绝大多数小说家属于大陆的巴洛克主义家族（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是最典型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我自己），是用巴洛克形式写作的作家。因为巴洛克是拉丁美洲人的敏感之所在。”至于为什么拉丁美洲才是巴洛克主义的天然福地，他的注解则十分简洁，等于从侧面为这个概念下了一个定义：“因为所有共生、所有混杂都将导致巴洛克主义。”^②

奇怪的是，匠人从职业的敏感出发探索新技巧，寻找“表现内容的最佳工具”，结果却要担当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师，他们包揽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工作。在法国“新小说”作家力图消除臃肿、表现“真空”的同时，新大陆的作家却不得不向巨型化发展的百科全书靠拢。阿莱霍·卡彭

^① Emory Elliott: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11 页。

^② [古] 阿莱霍·卡彭铁尔：《小说是一种需要》，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18 页。

铁尔打出博学这张王牌，是否足以用来解释“爆炸”的成因尚待进一步探讨，但是他试图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肖像，也就是巴洛克主义尽可包容的、与其大陆辽阔恢弘的幅员相媲美的文学抱负。

在有关巴洛克主义的这个定义中，我们对于“混杂”的特色关注得很多，对于“共生”的现象探讨得还不够。有人认为，《百年孤独》混合了欧洲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精华，其不同文化元素的混杂正是巴洛克主义的标志。但是也不应该忽略了文化“共生”的特殊性对于一部“仿史诗”作品的作用，作家观察和提炼现实的视角显然包含着对这种特殊性的意识。例如，从《百年孤独》表现历史形态的方式来看，所谓各种不同文明阶段的涵盖更多的是依据“共生”的观念而不是线性发展的观念得以贯穿和表现的。这种高度浓缩的、以共时性的方式表达时间流程的叙事似乎造成了人为扭曲和过于主观的印象，但是对于发展滞后的大陆，原始和现代，先进和落后，“征服前的巴洛克和征服后的巴洛克的奇妙的交相错杂，既有引进的也有添加的，跨越了欧洲所经历的发展”^①，它们“共生”于同一个现实之中，何尝不是现实的一种反映。新一代作家不过是敏锐地看到了大陆社会发展的这个特征，显得更为自觉罢了。对于过去那几代埋头播种乡土的作家来说，使用 anachronism 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创作多少算是一种讥评，而新一代作家拥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比较的视角，他们为这个词注入了自觉的、创造性的解释。所有“过时的”、“弄错年代”的事物，它们共聚于同一个现时的再现，形成一种层层叠叠的、怪诞和幽默的巴洛克主义景观。所谓美洲大陆的巴洛克主义，如果不是出于对既存现实的一种自主而专断的解释它还能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生产它还能是什么呢？正是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矛盾的审视和比较，才导致了阿莱霍·卡彭铁尔所说的“美洲视角”^②的发现，它在阿莱霍·卡彭铁尔、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中发挥了深刻的作用。

① [古] 阿莱霍·卡彭铁尔：《小说是一种需要》，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 页。

② 同上书，第 32 页。

二

陈众议在《当代拉美小说流派》的“结语”中强调指出：“20 世纪拉美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主要品格之一是‘内倾’即文学描写由外部转向了内心，从而使许多作品不可避免地具有隐含、晦涩、曲折、无序的特点；但是，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注意到 20 世纪拉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另一种内倾——文学的自省式回归，而它在小说、在拉美当代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①

这两点可以看作是对阿莱霍·卡彭铁尔论述的一个补充，尤其是第二点概括显得颇有新意。所谓文学的“内倾”是由战后现代主义的广泛影响带来的，拉美“新小说”叙事形态的改变便是现代主义深刻影响下的产物，它是新一代作家不同于前辈的起点，也是“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历史机缘；而“文学的自省式回归”则是现代文学“内倾”的一种深度发展，它在第三世界作家跨文化的现象中显得尤为突出。陈众议以奥克塔维欧·帕斯的《太阳石》、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奥梅罗斯》等作品为例，说明文学“对文学自身的史诗般的追溯”。在谈到《百年孤独》时他说：

马孔多在象征性地概括人类从童年到成年（从原始社会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重构了文学本身，从而实现了文学的全方位回归：从马孔多初创时的神话氛围到后来马孔多人的史诗般的伟业、传奇式的冒险、抒情诗式的情爱、现实主义式的暴露和最后“预言应验”时的神话般的世界末日。^②

^① 陈众议：《拉美当代小说流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6—267 页。

^② 同上书，第 269 页。

《百年孤独》这种混合不同种类的巴洛克主义创作，其“文学自省式的回归”还是缘自于跨国文化的反思，它体现了这个转换过程中自我重构的必要性。陈众议断言：“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地区的作家像拉美作家那样对人类文明（当然还有文学本身）进行过如此全面、深刻的反思。”^① 这一点跟前面所说的拉美社会发展的滞后所导致的 anachronism 的状况以及对此种状况的敏锐审视恐怕不无关系。新大陆作家在接受影响的同时不得不接受一个比较和自省的视角，这也使他们置身于对文化本身的超时空的反思。拉美作家是世界文学中的反刍类动物。阿莱霍·卡彭铁尔所说的“美洲视角”意味着作家的一种双重的边缘化现象，既是处在本土立场的边缘，也是处在欧美中心的边缘。这种状况与 19 世纪的俄国作家十分相似。俄国作家的文化反思要比影响他们的西欧作家甚至来得更为全面和深刻，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双重边缘化的视角所决定的。

美国作家威廉·加斯（William Gass）曾将拉美小说的“爆炸”与 19 世纪末冲击英国的俄国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两者有许多相似的特征：书又长又厚，人名陌生也难发音，那种亲戚关系会让列维—斯特劳斯都觉得尴尬，人物喜怒无常而且常常要发疯，真理、上帝和生活的意义总是意味着更多，云云。^② 具体特征上的这种比较对应是否能站得住脚，或者将拉美文学的“爆炸”与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爆炸”相提并论是否恰当，这些姑且可以不论，我们从这个比较的过程中看到了某些值得总结的现象。如果说对“人类文明”和“文学本身”的反思在双重边缘化的视角中总是显得尤为突出，这也算得上是拉美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一个抽象共同点，那么所谓的“文学对文学自身的史诗般的追溯”也必然会在这两个地区充分而有效地展开，其结果或许会让人感到始料不及。魔幻现实主义分别出现在俄国和拉美，这个看似巧合的现象实在是有些耐人寻味。

陈众议将 meta-literature（元文学）这个本义是文学对文学自身的

① 陈众议：《拉美当代小说流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9 页。

② See Emory Elliott: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09 页。